

自由何以可能： 从康德到阿多诺的自由观

李西祥 刘 沛

【摘 要】康德的自由观建立在其理性认识的二律背反的基础上，康德的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自由，而不是现实的自由。康德悬置了自由和因果性的矛盾，而没有解决这个矛盾。阿多诺通过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阐述了自己的否定性的自由观。阿多诺批判了康德对二律背反的态度，同时指出了康德自由概念的社会起源，并认为践行康德自由的主体乃是理性主体，自由中包含了理性对非理性的压迫，从而使自由陷入困境。阿多诺针对肯定自由概念的疑难，提出了一种“否定性”的自由概念，提出自由就是对不自由的否定。但是，阿多诺的否定难以触及真实的现实领域，他对不自由的批判缺少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要真正达到人的自由，只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人们改造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

【关键词】自由 二律背反 否定的辩证法 康德 阿多诺

【作者简介】李西祥，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沛，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B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3) 11 - 0019 - 15

自由问题不仅是哲学上的一个元问题，而且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哲学史上，从柏拉图以降，诸多哲学家就自由问题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丰富了关于自由的理论。对自由问题的讨论做出了较为深入阐述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康德，但是康德的自由理论基于其理性的二律背反，从而自由仍然被限制在人类理性中，这种自由是主观意义上的自由，而不是客观意义上的自由。阿多诺（也译作阿多尔诺）认为在个人和社会尚

未和解的前提下，任何普遍性的自由都只代表某种特殊性的利益，这种特殊的自由以普遍的形式出现，从而使自由转化为压制。为实现人的真正自由，我们需要对现实的社会及我们的思想本身进行批判，正如罗尔夫·魏格豪斯所说，在阿多诺那里，“自由思想必须拒绝让被规划的知识为自由思想本身立法”，^①思想需要运用自己的力量冲破建构主观性的欺骗。因而阿多诺提出了一种在其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之上的否定的自由观，对实现自由的理论和实践之统一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也为马克思主义自由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本文的意图就在于，在对康德自由观解读的基础上，阐述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以及阿多诺自由观的重要贡献及局限性，以丰富我们对自由的理解，从而为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提供理论借鉴。

一、自由与理性：康德自由观及其局限性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启者和奠基者，其对自由理论的探讨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阿多诺的自由理论就是建基于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的，因此，要了解阿多诺的自由理论，我们首先应该重新解读康德的自由观。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在讨论二律背反时探讨了自由问题。我们的解读也就从康德关于自由与因果性的二律背反的探讨开始。

在康德哲学中，自由属于先验理念范围的内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反复说明了其先验理念。先验理念即康德指出的我们在进行理性推论时需要涉及的许多先天概念。“这些先天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纯粹理性概念，或先验理念，它们将根据原则而在全部经验的整体上对知性的运用作出规定。理性在其推论中的机能在于知识根据概念而来的普遍性，而理性推论本身是在其条件的全部范围内被先天地规定的一个判断。”^②简言之，康德的先验理念就是那些在人们思想中存在的，对现实生活和具体经验做出规定和指引却在现实生活和具体经验中不能找到具体对应对象的抽象的、绝对的、超验的、总体性的理念。自由就是这样一种先验理念。康德把自由置于认识论的范围内探讨，首先探讨了对自由的认知是否可能的问题。这集中地体现在康德关于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中，由于阿多诺对康德自

^① [德]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下册，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6页。

^②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0页。

由观的批判也是从这个二律背反开始的，这里我们先重新探讨康德关于自由和因果性的二律背反。

康德在正题中指出：“按照自然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现象都可以由之导出的唯一因果性。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① 康德认为自然规律决定了某一事件的发生需要一个在前的事件作为它的原因，如果前后连贯的事件发生，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作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但我们在这一链条上找到的只能是相对的原因，而不是绝对的原因，因为作为原因的事件只是另一个事件的结果，而如果找不到一个终极的原因，事件就不会发生。“没有先天地得到充分规定的原因就不会有任何东西发生”，^② 也就是说，决定某一事件发生的那个原因必须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绝对原因使“某物通过它发生，而无需对它的原因再通过别的先行的原因按照必然律来加以规定”，^③ 也就是说，这个绝对原因使事物的现象序列（因果链）得以开始。康德认为这个绝对原因就是先验的自由，因为这个原因是由自身开始的。所以康德的结论是，为了使我们的认识具有确定的因果性，我们必须假定一种从自身出发的绝对原因，这就是自由，它是绝对的自发性。^④ 所以在康德这里的自由首先是为了满足理性认识的因果性法则，它是我们获得一个相互关联、合乎法则的世界的根本保障，是我们知识的有效性的根本保障。

然而，康德在反题中同时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论断：“没有什么自由，相反，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律而发生的。”^⑤ 按照因果性的原则，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先行的原因，而自由却没有这样的原因，“所以先验自由是与因果律相对立的”，并且按照这样的自由，“经验的任何统一性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任何经验之中也都找不到这种联结”，故而康德认为这种“自由”只是“空洞的观念物”。^⑥ 因为自由不可能给予理性以经验，所以理

①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5 页。

②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6 页。

③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6 页。

④ 参见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6 页。

⑤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5 页。

⑥ 参见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6 页。

性也不可能将自由综合为知识。因此，自由一方面是必然存在的，没有它，理性对经验的因果性安置是无效的；另一方面，自由如果是存在的，那么因果性又是不可能存在的，知识也便丧失合法性了。这就是理性在认识自由时遇到的根本矛盾。

如何解决这种根本矛盾呢？康德把自由和自然的因果性分置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而暂时悬置了这种根本矛盾。康德认为理性在认识自由时遇到的矛盾是由于纯然的误解，是由于理性将感官世界的对象当作物自身，将经验世界的法则运用到物自身上。如果我们能够将自由和因果性放置到不同的领域中，同时假定或者承认两种因果性，就不会产生任何矛盾，自由和因果性这两个相反的范畴也就都可能是正确的。在现象世界中，任何结果都有一个先前的原因，所以在现象世界中起作用的是因果性的法则。而对自由来说，它是“由自身（sponte [自发地]）开始显象的一种能力”，因而它不遵从“它的状态的时间规定，亦即根本不是显象”，所以自由应当“被当做物自身，惟有结果才被当做显象”。^①

人和其他存在物不同，他不仅属于现象世界还属于物自身的世界，所以他的行动也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方面，“就其是显象（在某个经验中被发现）而言，遵从自然的必然性”，^②即按照给定于人的经验法则行事；另一方面，则“仅仅按照理性来行动”，这种行动“是理性完全先天地给出的，这些规律不以经验性的东西为条件，而是绝对地命令着的，它们将是纯粹理性的产物”。^③这样的行动被康德认为是自由的行动。于是，康德便通过理智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划分解了自由和因果性的矛盾。“实践的自由，亦即理性按照客观的规定根据在其中拥有因果性的自由，就由此而得到挽救，而自然必然性就作为显象的同一些结果而言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④在康德看来，自由只是我们按照理性的实践。

由此可以看出，康德的自由观是二元论的、理性的自由观。自由是理性自身的理念（idea），理性不能在现象世界中获取它的经验，进而也无法形成关于自由的知识，所以自由只存在属于理性的理智世界中，解决自由问题

① 参见 [德]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349页。

② [德]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0页。

③ 参见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5页。

④ [德]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1页。

的关键就在于设定理性本身的自由。^①因而在康德那里，自由天生地具有超越性的特征，它标志着理智世界对现象世界的超越、理性对自然的超越。理性之外的现实世界是笼罩在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之中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具有比这些必然规律更好的规律，也就是理性自身的规律。在康德看来，“它们是一些命令，亦即客观的自由规律，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发生的，哪怕它也许永远不会发生”。^②因此，康德的自由即理性的自由，而不是感性的自由，可以通俗地说，是人的内心世界追求的自由，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具体选择的自由。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康德悬置了自由与因果性的矛盾，而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矛盾。正因如此，阿多诺从现实性的角度批判了康德的自由观的不彻底性，试图建立其否定性的自由观。

二、自由的原因及困境：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

对国内学术界来说，阿多诺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无疑是《否定辩证法》。在这部著作中，阿多诺对黑格尔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康德哲学在其否定辩证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建构了一种基于否定概念的非同一性哲学。在《否定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占了非常大的篇幅，然而这一部分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在其否定辩证法的非同一性哲学基础上，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进行了批判，这集中体现于《否定辩证法》的第三部分“模式”的“自由——实践理性元批判”中。另外，在《道德哲学的问题》的讲演中，阿多诺对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批判，涉及康德自由观的诸多重要问题。在此我们以这两个文本为主要依据，考察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

阿多诺敏锐地指出，康德哲学的二律背反学说实际上代表了17世纪以来人们对自由学说追求中的一种分裂。自由与压迫紧密联系，形成了一种对抗，这种对抗是内在于康德的自由学说的。阿多诺写道：“人们为自由和压迫找到了共同的形式：自由让渡于限制自由的合理性，并使自由远离了人们根本不想看到自由在其中实现的经验。”^③因此，自由就属于纯粹理性的领

① 参见 Terry Pinkard, *German Philosophy 1760 - 1860: The Legacy of Ide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2 - 43。

②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6页。

③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40页。

域，而不是人们的实践领域。因此，与其说哲学并不能真正解决自由的问题，毋宁说哲学逃避和远离了真正的自由问题。阿多诺批判道：“自由学说与压抑性实践的联盟，使得哲学越来越远离生活中关于自由与不自由的真正洞见。”^① 康德哲学中的压抑和自由的联盟，根本上是由于康德对自由论证之目的本身的压抑性，即他是为了论证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设定的自由。这种目的集中地反映在康德在论证自由的二律背反时，因果性在其中的作用上。

阿多诺批判了康德二律背反的不彻底性。仔细考察康德对二律背反的论证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因果性范畴构成了康德从正反两个命题出发的论证的重要范畴。阿多诺专门对康德的因果性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论康德的因果性概念”一节中，阿多诺对比了康德的因果性与莱布尼茨和休谟的因果性的不同，指出康德的因果性不同于莱布尼茨的，也不同于休谟的。对康德来说，因果性已经被抬高到了理性的地位。阿多诺写道：“在康德那里，因果性成为主观理性的功能……因果性接近了理性原则，按照规则而思维的原则。”^② 正如前面我们指出的，康德的自由和理性是相互联系的，是一种理性的自由观。正因如此，按照理性而行动的自由也就是按照因果性而行动的自由，可见在康德那里，理性和因果性几乎就是同一个东西了。但是，如果将理性和因果性同一，那么实际上也就是取消了因果性，进而取消了真正的自由。这也就是阿多诺指出的康德的自由观的致命弱点。阿多诺指出：“自由从一开始就如此地妥协，以至于除了顺从与法则相对立的意识之外，它几乎没有任何地盘。”^③ 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自由总是与法则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自由必须顺从非法则的“法则”，这实际上就是对法则本身的服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从他律中解放出来的，但这种解放的结果是自律，自律也是对法则的服从，因此，康德实际上取消了自由。

阿多诺认为，康德的二律背反鲜明地、毫不隐讳地指出了事物的矛盾，这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将二律背反指明的矛盾与自由放在一起，也必然是矛盾的。在《道德哲学的问题》的讲演中，阿多诺指出：“全部二律背反学说都旨在把某一方面的合法性和统一性的因素及自由的因素聚集在一起。从根本上说，这个命题在其自身中充满着矛盾，这点理应得到证明。由此出发，指出因果性和自由的学说所导致的诸矛盾，就是不言而

①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41页。

②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78页。

③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79页。

喻的。但另一方面，在康德那里再一次表现出的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就是他毫不掩饰地、完全地展现这些矛盾。”^①实际上，在康德那里，自由始终也包含着这样的矛盾，但是康德不准备承认这个矛盾，而要将自由设定为绝对的自由，即像纯粹实践理性那样的自由。在阿多诺看来，康德的自由概念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说，自由的困境实际并不在于理论，而在于现实本身。人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道德法则是被给予的，自由也是被给予的。这就使自由对人而言绝不是在理论上可以呈现的纯粹的东西。被给予性恰好反映了自由必然和其对立面是纠缠在一起的。阿多诺写道：“被给予性——正如这个词所表明的那样——是自由的对立面，在时空中是赤裸裸的必然性。”^②也就是说，自由总是处于与他律的纠缠之中。但是，康德准备清除这些他律，清除这些压抑自由的东西，但这也让人更加看出自由的困境。阿多诺批判道：“然而，康德想通过清除所有伤害自由的东西而赋予自由以荣誉，同时也从根本上判定个体是不自由的。”^③

与康德对自由的理解不同，阿多诺认为，要将他律的因素考虑在自由之内，将之与自由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将因果性与自由统一起来。在阿多诺看来，如果在取得自由的过程中势必存在着一种他律的因素，那么自由就需要重新考虑自己和因果性之间的关系，并使自己和他律的因果性矛盾一直维持，“将它们固定下来的不可能性（正如思考它们的必要性一样）纳入它们自己的规定性中”，^④即将他律性的含义内化到自由之中并使自由走向与因果性的辩证运动，而不仅是在逃避了自然因果性之后，再拥抱自由因果性。阿多诺认为康德没有一直维持矛盾的原因在于，如果康德继续做这样的推演，自由本身将成为某种有原因的存在物，这在康德看来或许是第二性的存在，进而失去绝对的特性。这和康德论证自由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的重要方面是深入进行了自由的原因的探讨。阿多诺认为二律背反意味着绝对物、第一性概念的不可能性，但康德对自由论证的出发点就是“不再可能被追溯、不再可能被约减的东西”，^⑤也

① [德]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6页。

② [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87页。

③ [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88~289页。

④ [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38页。

⑤ [德]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即理性本身。康德指出，“作为实践理性或者作为某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必须被它自己看做是自由的”。^①也就是说，康德的理性存在者的自由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因此，康德那里的理性的自由是无原因的、无条件的、绝对的。阿多诺注意到了康德对理性和自由的给定性设定，并指出这种设定“在康德那里具有一种远远超出感性现状的意义”，因为如果说理性是给定的、现成的，那么它“就不是被推演的、被证明的或被解说的”。^②因此，康德不对理性或自由的来源或是原因做过多说明，而是将之当作某种给定事物加以论述，其目的是论证理性为世界立法的合法性。

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味着去除经验、完全依赖理性自身，代表着理性和自然的分离，这实际上正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人类历史进程在康德理论中的表达。理性使我们具备超出自然因果性的能力，并且我们一旦具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够按照不自由的方式——自然表现出的必然性去行动。因此，阿多诺指出，理性代替自然成为主宰世界的存在者，理性的功能在于“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并向现存社会提出另外一种可能的图像或者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没有图像的图像”。^③康德对自由的论证也就是保证理性能够这样做，即表现出理性对自然的超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可以用理性来超越自然，正如阿多诺所说：“应当让自己依赖于自己理性的普遍性，这样就会超越于统辖自然的总体，这就完全好像理性自身在事实上就是应用于外在的、统辖自然的抽象原则一样。”^④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自由实际上变成了必然。阿多诺指出：“自由，被决定论科学解释为因果性的东西，在观念论中被贬低为不应推导出来的必然。”^⑤正因为康德论证自由的目的在于使理性的法则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一般法则，所以康德才会认为自由在于遵守“绝对命令”（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仅从 imperative 这个词，就能看出“自由”概念中的必然性因素，这种必然性的因素实际上就表明了自由概念与它的对立面——自然——之间的张力。

① [德]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② [德]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1页。

③ [德]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73页。

④ [德]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

⑤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62页。

阿多诺进一步指出这种自由在于统辖自然，也就是说，统辖自然或对自然的强制就是自由的原因。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康德不仅将理性表达为一种形成概念、划分概念的能力，而且将理性视作一种创造能力，是一种能动性。自由就意味着通过理性去进行创造，并依照这种造物进行行动，因而康德所谓的道德法则实际上就是由自我本身必然创造的自我和自我本身创造的东西。^① 因而阿多诺认为康德始终在论证理性能动性的自由，也即理性应用于自然的自由。阿多诺认为自由在这一层面上就转换成了强制，即自由是对自然的理性应用，或者说是将理性法则应用于自然（身体的以及物理自然的）上的自由。正因为如此，康德认为自由需要打破自然的必然性，而对这种必然性的打破同时意味着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属于人类理性自身的必然性。之所以在现实的经验社会中总是会出现出于自由而限制自由的悖论性情境，是因为自由在康德那里本身就是为了理性统辖自然而设定的，违背这一原因的自由并不能得到康德的支持。因此，康德的自由概念是一种超越性的自由概念，它总是和现实本身不一致。在这个方面，康德始终是启蒙主义的旗手，他论证的是理性对自然的统治的合法性。但事实上，人们并不希望自由只是存在于理性对自然的支配中，阿多诺以略带幽默的口吻指出，人们希望的理性自由并不总是听从无上命令的自由，大多数时候人们的理性思考的不过是“绞尽脑汁地想做一个过得去的正经人”，^② 后者显然是不在理性的思索范围内的。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理性自由实际上是一种理论预设的自由，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自由，因此，康德的理性自由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也就会遭遇困境。一般人设想的自由和康德设想的自由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者对主体的理解不同。对康德来说，主体是理性的主体，自由是理性主体的自由。但是对一般人而言，主体中仍然存在着非理性的、经验的东西。康德认为要在自由中清除这种非理性的、经验的要素，而阿多诺认为这种东西是理性的自由不能抹除的附加物，正是这种不是理性但又是理性的自由不能回避的东西，成为理性主体在通往自由之路上的根本疑难，构成了理性主体的自由必然遭遇的困境。阿多诺对康德的批评的主要根据是其非同一性哲学。我们知道，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前提就是始终不渝的对非同一性的强调、反对同一性，而同一性正是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德国古典哲

① 参见 [德]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31 ~ 132 页。

② [德]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34 页。

学的基本诉求。阿多诺指出：“只有当主体知道他的行动与其自身表现为统一的，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被意识到时，他才是自由的。”^①而这种“统一”在康德那里表现为理性主体对自然主体的绝对统治，但二者不是直接同一的。在阿多诺看来，自由应当是“主体”和行动的同一，而当自然主体被康德清除之后，同一的主体被分为了两个绝对对立的部分，新的同一需要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阿多诺指出康德的自由强调了理性主体对自然主体的同一，但如果缺少自然主体，理性主体的同一也是不可能的。正如阿多诺所说：“如果没有非同一，同一性就不是主体的内在法则。只有对非同一来说，主体的内在法则才是一个法则。”^②康德在建构“自由”时恰恰忽视了这种非同一的要素，而认为理性对这种差异的抹除是不言而喻的，是人实现自由的必经之途。

在此基础上，阿多诺认为，康德的自由实际上是苍白无力的，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因为人们的理性不可能真正地将自然的部分去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实际上处处受制于感性、受制于自然。因此，阿多诺认为，康德对主体内部两种差异的漠视，使其自由观呈现形式主义的特征，成为“苍白的理论理性的魔法”。^③在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并不能在自身的某一部分——经验主体的自然冲动——被抹除后还能依靠理性自身完成同一。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即便我们意识到了某事是正确的、应当做的，是出自理性的，我们也不一定按照这种意识去行事。因此，当自由被理解为仅仅是理性主体的行动，并且建基于对一切经验因素的统辖时，自由的行动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

我们可以看到，阿多诺对康德的理性主体自由观的批判，实际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路线，其基本思路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判断一致。在唯心主义中，自由是理性（思维）统摄非理性（存在）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在实现中——对非理性的同一化过程中——是成问题的，它要求理性主体必须以同一的姿态面对非同一物。阿多诺尖锐地指出：“主体自身自由的实质，即吞并了所有非同一的同一性的实质，与‘必须’、法则、绝对支配是一回事。这就是激发了康德的激情的东西。”^④在另一篇短文中，阿多诺也批判康德的理性主体必须通过对对立面的统治取得自己的自由，从而也将自身

①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55页。

②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71页。

③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58页。

④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81页。

限制在“它所思维的客观事物之中，就像一只徒劳地试图摆脱其甲壳的动物”。^①同时对非同一物来说，它只是理性同一过程的对象，自然也是不自由的。因此，在阿多诺看来，理性主体的自由带来的是理性和非理性共同的不自由。

三、否定的自由：阿多诺的自由观及其局限性

阿多诺对理性主体的自由持一种否定的悲观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实际上也可以归结为对人类理性创造出的第二自然的拒斥的表现。我们知道，阿多诺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极权主义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的反思。阿多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人类社会的一次重大灾难，而且促使我们反思理性主体统治自然和社会的合法性。如果说康德哲学是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赋予了理性管辖自然的自由，那么阿多诺的哲学就是将哥白尼转向进行了一次回转。它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的主体性的基本原则，进而是对作为总体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个人自由的真正反思。有学者恰当地将阿多诺的自由理论的主题称为“个体生命的优先性”。^②不过也有观点认为阿多诺没有认识到康德哲学中的自由是对主体性条件的哲学阐明，从而认为阿多诺的批判不具备有效性。^③笔者认为，阿多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康德哲学对主体性的论证。阿多诺指出：“康德哲学表现出这样一种企图：通过归结为主体的方法拯救最高的法则和表述的有效性。”^④只不过阿多诺认为康德的自由是建立在理性主体上的自由，这种自由依赖于主体自身与自然的分裂，自然成为理性主体强制的对象。这样的结果是，自由根本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

我们可以看到，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实质上是对启蒙以来的理性的批判，认为建立于理性之上的自由并不总是自由的，它必然与法则这类必然性的东西交织在一起。这种矛盾的出现并不是由于理性的错误应用，而是伴随在理性的历史中的。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

① Theodor W. Adorno, *Cri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s and Catchwords*, trans. Henry W.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52.

② 参见罗松涛：《个体生命的优先性——论阿多诺非同一性道德哲学的主题》，《哲学研究》2016年第7期，第102页。

③ 参见杨顺利：《作为社会批评的形而上学理念——对阿多诺的康德自由观批判的一个反驳》，《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138~145页。

④ [德]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6页。

级的理性主体在对抗封建生产关系中破坏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全新社会关系要求人们成为具有绝对能动性、自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个体。但同时这个主体又受制于这一生产关系强加于自己的规则，每个人都要成为庞大社会机器中的特定角色，成为因果性支配下的个体。因而阿多诺认为产生理性的（自由的）历史是對抗和分裂的历史，如果个人和社会仍然处于分裂中，那么自由是不能靠某种抽象的普遍法则得到实现的。在如今的社会中，个人是具备康德口中的那种自由的，即便我们说社会总体是不自由的，人也总是拥有按照理性法则去做应当之事的自由。阿多诺并不否认这一点，他写道：“在日益合理化的社会内部，自由获得了自身的现实。”^② 不过，他同时指出，这种建基于理性个体之上的自由，却是个体和社会或是特殊性与普遍性分裂的产物，只有在自由促进整个社会更加社会化——只有当个体是作为善于经营的资产阶级主体——的情况下，个体才是自由的，而这恰恰加剧了个体与社会的分裂。而当社会与个体愈加分离时，社会就将以更加异己的形式出现，个体就越发地受到社会的压制，个人也就越不可能自由。因此，建基于理性之上的自由——理性是每个人普遍具有的——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加重对个体的压制，个体越是自由的，个体的造物（社会）对个体的压制就越强。自由作为一种普遍原则也便更加的不可能（它再生产了分裂，再生产了毁灭自身的力量），它的普遍性总是表现为与特殊性相对立，进而验证了自己只是代表着特殊性。因而阿多诺说：“在资产阶级经济中，意志自由或不自由问题作为现存问题，是不能做出回答的。”^③ 在总体的生活中，我们总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部分出现，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分裂随着社会化生产的进一步推进深化到了人本身。人分裂为自身所是的和社會生产加于他的，一方面是自由，另一方面是不自由，双方都依赖于对方而存在。

阿多诺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描述了现代自由的特征。他认为，在人们普遍当作自由的休闲活动中也包含了某种强制性的特征，人们似乎必须在自己的闲暇时间中进行某种爱好，而这种爱好也并不出自自身的选择，而是社会的休闲产业提供给人们的。阿多诺写道：“如果你没有任何爱好，没有任何闲暇时间活动，人们就会替你感到悲哀；如此一来，你就是一个苦力或落伍者、一个有怪癖的人，从而成为社会的笑柄，正是社会将你的自由时间应该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② [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95页。

③ [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97页。

如何的观念强加给你。”^① 因此，自由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已具有了某种商品化特征。“不是由于人们对这些东西已然心怀渴望，而是商业功能化、扩展并再造了对自由的需要；他们所想要的事物再一次地强加在他们身上。”^② 这与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对人的自由的认识一致，在那里他写道：“人作为隶属于外在性的东西是不自由的；而且，这种对人来说的外在性又是人本身。”^③ 在对康德的思想进行批判时，阿多诺在一个注释中写道：“一个人，只有当他不必屈从于二难选择时，才是自由的；而且，在现存条件下，只要能够拒绝二难选择，那就具有自由的迹象。自由意味着状况的批判与改变，而不是通过强制结果中的抉择而确证状况。”^④ 这说明，在阿多诺看来，在现代社会要达到自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总是受制于外部，经常会处于两难选择之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阿多诺和康德对自由理解的根本不同。康德要求个体理性的自由，而不论社会整体是不是自由的，恰恰在社会整体的不自由中，个体理性的自由才显得更重要，自由的关键因而就在于理性自身的建构；阿多诺则认为自由必须是现实的、普遍的、具体的，因为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整体中，所谓自由的行动只能加重社会对个人的强制，所以自由的关键就在于对整体不自由的否定。

如果我们将康德的自由观界定为理性的肯定自由观，那么如何界定阿多诺的自由观？笔者认同将阿多诺的自由观界定为否定性的自由观的观点。^⑤ 但是，笔者认为，我们仍需对否定性的自由观和肯定性的自由观（在肯定物上建构自由）做出更详细的区分。如果否定性的自由仅仅是对肯定性的自由的形式上的翻转，那么它也将沦为阿多诺所言的商品，成为最坏的一种肯定性。肯定性的自由概念——以康德的理性自由为典范——的主体乃是某个固定物，即理性或是其他崇高的对象，它始终要求有另一物成为它的支配对象。康德给予这个固定物以非常高的地位，这对其哲学的诉求来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恰恰就是想确认在启蒙运动后人的地位。而阿多诺认为，理性的这种自由在面对越发复杂的社会生产过程时，已经不再能完成为我们

① [德] T. W. 阿多诺：《自由时间》，罗松涛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213页。

② [德] T. W. 阿多诺：《自由时间》，罗松涛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214页。

③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46~247页。

④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54页。

⑤ 参见王晓升：《阿多诺的否定性自由概念及其启示》，《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27~32页。

找到适当位置的任务了。理性没有这样的能力为我们提供生活的指引，因而如果人还对自由抱有憧憬，那么我们就不能将自由局限在理性的范围内，而应当积极地介入社会现实。当自由不再局限于理性之中时，自由本身也就走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它不再以单纯的人类理性作为实现自身的基础，而其本身只能被理解为否定和批判。阿多诺写道：“根据不自由的具体形态，自由只有在‘被规定的否定’中才能被理解。”^① 自由不是在肯定的一面中寻找自己的存在，而总是在自己的反面——不自由——中寻找自己的存在。而不自由的环境对个人来说，总是外在的，并以一种同一的姿态赋予我们，自由就应当是对这种姿态的最强烈的拒绝。因此，阿多诺对自由的整体理解不能离开其否定的辩证法和非同一性哲学的基本前提，否定的自由观与其否定的辩证法根本上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其否定的自由观做这样的理解，自由就是否定，自由就是批判，即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当然，主要是针对不自由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状况的批判，这样，阿多诺的自由实际上就与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辩证法相接近了。

阿多诺要求人们在现实的辩证运动中不断批判不自由的因素，从而达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和解，正如他指出的：“个体必然期待的自由，不仅是他自己的自由，自由必然是整体的自由。”^② 因此，阿多诺的自由观是一种试图超越理性主体范围而达到客观现实的自由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阿多诺的自由观放置在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谱系中加以考察。^③ 众所周知，人的自由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自由与发展问题，并提出了一种能够现实化和客观化的自由概念。早期的马克思主要强调自由的批判本质，但是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理论批判，而是实践批判，是现实批判。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④ 在马克思看来，主体的异化并不能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得到扬弃，而需要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辩证运动中得到解决，这就使马克思的否定是超越“主体”范围的否定，从而使否定真正实现在现实中。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探讨了自由王国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

①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60页。

②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09页。

③ 参见黄钰洲：《从实践的共同体到自由的现实——黑格尔对柏拉图式国家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47~5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① 也就是说，对马克思而言，人的自由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在人类实践中逐步实现的。但是在阿多诺那里，否定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批判上，他通过批判试图得到一个不受社会意识形态支配的个体。因而阿多诺认为起否定作用的仍然只是主体，只不过是经受批判之后能够意识到自身缺陷的主体。但阿多诺对这一超出主体领域的思考最终是奠基在主体之内的，即主体能够“运用主体力量冲破建构主观性的欺骗”。^② 因而阿多诺的否定难以触及真实的现实领域，他对不自由的批判缺少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这使阿多诺的自由理论难以介入现实，难以给我们的行动以真实的指引。是否将自由观建立在实践活动之上、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之上，构成了马克思的自由观和阿多诺的自由观的本质区别。对马克思而言，自由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自由观，而对阿多诺而言，自由仍然是主观的意识的自由，而不是现实生活的行动的实践自由。

阿多诺在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基础上提出的否定性的自由观，使我们从康德的理性自由观中脱离出来，从而能够走向一种更加开放的、建基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识上的自由观，促使我们在面对现实生活时采取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但是，阿多诺的自由观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存在着一种悲观主义的色调。要真正达到人的自由，只有将自由放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加以探讨，即将自由放置在人的实践和历史经验的辩证运动之中加以考察。^③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具有现实性的、存在于定在之中的自由。

（责任编辑：李 涛）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② [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页。

③ 参见孙迪亮：《党的百年历史成就和经验的唯物史观底蕴》，《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第28~33页。